

蕭蕭編

七十八年詩選



七十八年詩選

蕭 蕭編

爾雅出版社印行



換更回寄請，裝例、損破、頁缺有如書本

七十八年詩選

有版權。勿翻印
•••••
年度詩選第八集

定價 120 元

編者：蕭 蕭
發行人：柯 青 華
出版：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三〇一一九〇號信箱
臺北市中山路門牌一一三巷三三之一號

電話：三九三三〇三六

郵政劃撥：〇一〇四九二五一號

電 傳：三九六七〇四七

法律顧問：蕭雄淋（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臺北市師大路一八九號六樓

印刷者：連欣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吳鳳路五十巷四二弄二六號

電話：二五二四八七二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又五印

ISBN 957-9159-71-8

生堯會：計設面封

蕭 蕭

勇敢踏入九十年代

「七十八年詩選」導言

詩，不是這個世界最後的救贖。

但是這個世界不能沒有詩。這個世界不能沒有詩，是因為這個世界需要救贖。盱衡民國七十八年的臺灣局勢，波譎雲詭的，不外乎是政治與金錢的遊戲，政治有政治的遊戲，金錢有金錢的遊戲，最黑暗的是政治與金錢結合的遊戲。

從吳蘇案、榮星案，一直吵到誰是副總統，是非因此而明嗎？事理因此而清嗎？徒然暴露：臺灣沒有真正的政治家，政治家的胸襟、氣度是如何的恢宏！臺灣甚至於沒有真正的政治觀察家，政治專家析理是如何的犀利、斷事又是多麼的明

快！臺灣的專家永遠在跌破眼鏡。

即使是最大宗的金錢遊戲——股票交易，使臺灣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賭城，也沒有真正的分析師。玩「六合彩」的求助於「明牌」，玩「股票」的聽信於「紫微斗數」，盲目的追索金錢，斷傷心智，斷傷了臺灣經濟的成長能力。

臺灣，到底有什麼樣的專家？是不是大家的心目都專注於泡沫而忽略了渦流？只注意現象而疏於探本溯源？

七十八年裏有兩首傑出的政治詩，一首吳繼文的「蒼茫」，一首洛夫的「非政治性的圖騰」，前者是年輕詩人的作品，後者爲詩壇老將的巨構，吳繼文寫的是昭和二十年臺灣青年在南洋的陣亡，以迄民國三十六年臺灣社會在戰火中的短暫歡欣與長期風寒；洛夫則以謁中山先生故居爲詩之經，佐以歷史與現實的變遷、個人的感懷、偉人與中國命運的無奈爲詩之緯，見證中國近代史微弱的一線。這兩首詩都是抒情兼敘事，懷舊而又悼念，事件不同，性質卻相近的小型史詩。兩首詩都共同使用了「漩渦」與「蒼茫」，吳繼文說：「戰爭的渦旋席捲這個時代的繁花和罪惡、所有的良心與野心；站在渦旋邊緣，我們是多麼地暈眩。」洛夫說：「我彷彿看到一縷孤煙升起，且漸漸形成一個巨大的漩渦。」吳繼文的詩以「蒼茫」爲題，

洛夫在詩前小序中提到歷史的蒼茫和真實的酸楚逼人而來。他們都覺得往事件中心看去那是渦旋，往過去或未來遠眺，卻又是冥冥漠漠無限蒼茫。

八十年代最後一年的臺灣，我們不也是站在渦旋的邊緣，望向不可知的蒼茫，遺失了圖騰！

不同年歲的詩人燃亮了我们相同的心意。以長短不同的詩。

「六四」天安門慘變，舉世震驚，在臺灣的中國人更是感同身受，全國同胞表現的悲憤之情，大約是中美斷交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散文與小說還來不及出擊，詩已先漲紅了眼，憤怒地激迸出沙啞而帶血絲的聲音，短短一個月之內，臺灣報刊發表了將近兩百首詩，半年之內，新聞局、正中書局、文訊雜誌社、聯合報、中國時報都出版了厚厚的專集，哀悼中國民主的重創。詩，及時吼出全民的痛與怒！

最能具體代表所有悲憤聲音的，或許要以白靈「一支『小瓶』」立在天安門廣場」、楊澤的「輓歌」、余光中的「國殤」為最傑出。白靈的「一支小瓶」發表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前，詩中已隱約暗示「坦克和槍砲重重地守衛」，詩人或許已有不祥的預感，詩中以螞蟻百萬比喻民運裏的青青子衿，蚍蜉撼樹，一時或許撼動不了，「一支小小的玻璃瓶，顛危危，孤立在顛動的天安門廣場」，則不僅預示了鄧

小平政權的岌岌可危，也預言中共政權在國際間被孤立的窘狀。證諸六四之後，各國同聲譴責，中共多方狡辯，詩人雖不一定是預言家，但敏銳的觀察與判斷，與政治專家相比，不遑多讓。

楊澤的「輓歌」以低沉、緩慢、淒涼、哀傷的調子，徐徐敘說「無聲的故國是心的另一傷口」。含淚的詩，令人泫然。「你可敢向未來求索一花果的中國？」詩人在如此衰頹不堪的輓歌中，對於中國是不抱任何希望的！余光中則以洗鍊的語言說「河殤之後是國殤」，爲河而殤，河未死，還有蔚藍色的海洋可以期望；爲國而殤，人已亡，還有什麼顏色的天堂可以仰望？「八十歲跟二十歲的對話裏，誰的雄辯比機槍更流利？什麼回答比坦克更具體？」中國真的太老了，老的不知道黑夜與白晝如何輪替，八十與十八如何握手？

海峽左岸的孩子在履帶的齒縫中哀嚎，在刺刀的血槽裏慘叫。不同地區的詩人爲他們同聲一哭。以長短不同的詩。

海峽右岸的孩子，患癌症的、讀啓智班的、父母離異的、父親開色情理髮廳的、父親當組頭的、隨母親移民海外的，又有誰來同情這些不能在正軌上奔馳的孩子？如此現實地與我們共同呼吸在同一塊土地上的孩子，誰來悲憫？

蘇紹連。

蘇紹連詩創作的前十年，以擬設的超現實悚慄效應，逼臨讀者。近十年，則挖掘現實中的悚慄故事，警惕讀者，咄咄逼人，令人無所逃避，「臺灣鄉鎮小孩」正是這種不幸的十四個樣本，是現實批判的詩而猶能有藝術技巧的代表性作品，譬如第一首寫就讀於大學附小的林宇彥，其父為成衣加工區富商，其母嚴厲好勝，常要求孩子事事不輸人，在如此巨大壓力下的孩子會流什麼樣的眼淚？

小孩穿着西裝樣式的紅色制服

在校園的樹林裏疾走。地上的落葉

仰望著樹梢，曾棲息過的地方

又冒出嫩綠的新葉，是他的弟弟。

小孩跑累了，跪倒下來

地上的落葉在風中依偎著小孩的臉頰

接受一絲絲呼出的氣息，漸漸

凝聚在枯黃的葉片上，成為一顆水珠。

短短八行，有人與自然的接合，新葉與落葉的對比，紅衣與黃葉的襯映，眼淚與水珠的借代。小孩在林園行走，跪倒在落葉間，呼出的氣息凝成水珠，是一首有設計的詩，不是粗糙的吶喊。

這樣的小孩還是要成長為臺灣的主人，我們能不能給他更好的人文與自然的環境呢？

七十八年，跟其他各年一樣，只有三百六十五天，詩壇不會有什麼巨大的變化，後現代主義也未釀成更多的波紋，欣喜的是新人出現仍像雨後春筍，在「七十八年詩選」中就有十二位新入選的朋友，他們是王廣仁、蔡深江、孟祥芬、雲中鶴、張立曄、張國治、陳素芳、蔡雅妃、顏秀娟、薌雨、陳光增、徐瑤娟，其中除張國治與薌雨，跟我有數面之緣之外，餘均無所悉。不過，我實在欽服他們新鮮的創造力。王廣仁的「孤寂」一共寫了十首，文字流暢，不同的面貌寫出了相同的孤寂心意，雲中鶴的「苦酒」、顏秀娟的「懊悔」也維持同樣的老鍊筆法，令人驚訝。孟祥芬以「反切字」來綴連不相干的字，不一定完美，總是創舉；蔡雅妃以「腎上腺素」的專門名詞入詩，新人耳目；徐瑤娟以臺灣話歌謠式表達，方法成功，思想深刻而超脫，都深值嘉許。曾經入選而年紀猶輕的，如陳瑞山的「親」以

簡體字入詩，在兩岸交流更加頻繁的今日，值得我們注意；陳克華的「NG」，簡單的電影術語，卻也蘊含人生的常與無常等觀；林羣盛的「遣」與「隸」，有童趣，也有深義，誰與誰相離，誰與誰相屬，都讓讀詩的我們不能不悚然一驚！

以老將的深厚功力，以新雨的無限潛力，詩人正可勇敢邁向九十年代，讓我們共同期待向明的九十年代。

目 錄

蕭蕭／導言

陳黎・葱

沈志方・夜讀棋譜

侯吉諒・街景變奏五首

吳繼文・蒼茫

張立暉・嘗試

王廣仁・孤寂

蘇紹連・臺灣鄉鎮小孩

顏艾琳・一枚熱帶植物的種籽

張默・我跪在繁星哈腰的包穀下

六三 五八 四三 二五 二二 一六 一 六 一 ①

謝 馨・單純

六八

陳義芝・新婚別

七一

匡國泰・磨刀石

七九

陳瑞山・親

八一

羅 門・存在空間系列

八四

杜十三・都市筆記

八九

白 靈・一支「小瓶」——立在天安門廣場

九五

蔡深江・讀歷史像公園的下午看見一羣飛來啄

一〇〇

食的麻雀

孟祥芬・反切考

一〇三

楊 澤・輓 歌

一一〇

余光中・國 殤

一一九

林亨泰・白色通道

一二六

雲中鶴・苦 酒

一二八

周夢蝶・血與寂寞

一三五

陳素芳・綠光咖啡店

一四二

顏秀娟・懊悔

一四五

田運良・我們在遠離囂塵的驛宿寂寞相逢

一四九

張國治・雅痞手記

一五六

鄺雨・兄弟，我們要一起迎向憂歡的未來

一五九

陳光增・D大調

一六三

洛夫・非政治性的圖騰

一六六

徐瑤娟・日頭照

一八四

孫維民・病

一八七

蔡雅妃・我用所有的腎上腺素給你寫一首詩

一九二

陳克華・NG

一九六

辛鬱・卽興兩題

一九九

向明・七孔新笛

二〇四

林羣盛・近作二首

二一三

本社／詩人小傳・編輯委員簡介

二一七

陳
黎

蔥

我的母親叫我去買蔥。

我走過南京街，上海街

走過（於今想起來一些奇怪的

名字）中正路，到達

中華市場

我用臺語向賣菜的歐巴桑說

「甲你買蔥仔！」

她遞給我一把泥味猶在的蔥

我回家，聽到菜籃裏的荷蘭豆
用客家話跟母親說蔥買回來了

我像喝母乳般地喝着早晨的味噌湯

理所當然地以爲「ム又丁一」はX是我的母語

我吃着每天晚上從麵包店買回來的 pan

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葡萄牙語的麵包

我把煎好的蛋放進便當，把便當放進書包

並且在每一節下課時偷偷吃它

老師教我們音樂，老師教我們國語

老師教我們唱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

老師教我們算術：

「一面國旗有三種顏色，三面國旗
有幾種顏色？」

班長說九種，副班長說三種

便當裏的蔥說一種

因爲，它說

不管在上裏，在市場裏，在菜脯蛋裏

我都是蔥

都是臺灣蔥

我帶着蔥味猶在的空便當四處旅行

整座市場的喧鬧聲在便當盒裏熱切地向我呼喊

我翻過雅魯藏布江，翻過巴顏喀喇山

翻過（於今想起來一些見怪不怪的

名字）帕米爾高原

到達蔥嶺

我用臺灣國語說：「給你買蔥！」

廣漠的蔥嶺什麼也沒有回答

蔥嶺沒有蔥

我忽然想起我的青春

我的母親在家門口等我買蔥

——民國七十八年一月八日中國時報

〈編者按語〉

作者以「蔥」爲題，從母親叫他買蔥開始，展開一連串十分平淡實則是相當戲謔性的對話。如「我回家，聽到菜籃裏的荷蘭豆，用客家話跟母親說蔥買回來了」（第一節）、「不管在土裏，在市場裏，在菜脯蛋裏，我都是蔥，都是臺灣蔥」（第三節）、「我帶着蔥味猶在的空便當，翻過雅魯藏布江，翻過帕米爾高原，到達蔥嶺」（第四節），讀以上詩句，在在顯陳作者因「蔥」生情，因「蔥」起義，因「蔥」由近而遠，因「蔥」而想到自己竟然是一把隱形的剪刀，他能肆無忌憚用這把剪刀咔嚓一下剪斷自己與祖國的臍帶？於是他躊躇他徬徨，最後不得不在自己的思想巡行了一段歧路之後，又黯然跌回現實，他突然驚覺母親還在門口等他買蔥回家。